

高
語
罕
傳

羅士湖敬題



高語罕傳

王軍

著

目錄

而今一水是天涯（序）.....	1
引子.....	4
一 「七十二道山河歸正陽」.....	8
二 在義塾和私塾裏讀書.....	12
三 第一次聽見「革命」兩個字.....	16
四 從「坐紅椅子」到考試上榜.....	20
五 在陸軍測繪學堂偷學：我有良知是聖經.....	24
六 親睹徐錫麟刺殺恩銘.....	29
七 親歷馬炮營起義.....	33
八 與韓衍組建青年軍任秘書長.....	38
九 冒死為韓衍收屍：「含笑入地，言不及私！」.....	42
一〇 在日本求學的日子.....	46
一一 為《新青年》（《青年雜誌》）撰稿.....	50
一二 撒播新文化運動的種子.....	53
一三 響應五四運動：蕪湖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	59

一四	「最先響應發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	63
一五	《白話書信》：一部再版 39 次的書.....	69
一六	「走俄國的道路」：工人要受到相當的教育.....	74
一七	平民女校：「站在民眾的立場用唯物史觀主義來寫作」.....	80
一八	留德三年：「在馬克思故鄉學習一下馬克思主義」.....	86
一九	初識王麗立：十五年來無好夢.....	94
二〇	在中國第一個民族革命大學——上海大學任教.....	100
二一	參加國民黨二大並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常委.....	103
二二	「黃埔四兇」：黃埔軍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黨代表.....	107
二三	親歷中山艦事件.....	110
二四	《一封公開的信——致蔣介石先生》.....	116
二五	《白話書信二集》：1927 年大革命高潮中的產物.....	121
二六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特別宣傳委員會委員：國民 革命軍北伐血戰的鞏鼓.....	126
二七	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武漢反蔣的「大炮」.....	129
二八	隨葉挺獨立師討伐叛變的夏斗寅.....	136
二九	任第二方面軍秘書長兼共產黨黨團書記.....	141
三〇	「小划子會議」：南昌起義的關鍵一環.....	144
三一	起草八一南昌起義中央委員宣言.....	148
三二	隨南昌起義部隊南下.....	152
三三	香港小住：百戰歸來再讀書.....	157
三四	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161
三五	《青年書信》：青年思想上一定會起很大的變化.....	165

三六	魯陽揮戈：願借梅花護寶刀.....	170
三七	《辯證法經典》：中國最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經典 著作編譯集子之一.....	175
三八	《理論與實踐——從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書信體）》.....	180
三九	被中共春野支部開除出黨.....	185
四〇	最早翻譯黑格爾哲學著作：「真正寶藏是辯證法」.....	190
四一	青年寫作要「站在最大多數的工農大眾的立場」.....	198
四二	與獄中的陳獨秀通信.....	204
四三	讀者顧問：「一心一意地站在平民大眾的立場上」.....	211
四四	「民心向背是決定民族戰爭勝利的唯一因素」.....	218
四五	「九七老人的一日一談」.....	223
四六	躲在亭子間著書 20 部.....	229
四七	「只有一點政治的人格與良心還沒有出賣」.....	236
四八	烽火歸來：「為單純的抗戰熱情所驅使」.....	241
四九	依然白髮老書生：「我的政治信仰並沒有改變」.....	244
五〇	「一心一意欲對抗戰致其綿力」.....	248
五一	「極力堅定當局抗戰決心與信念」.....	252
五二	移家江津：一點殘紅萬里心.....	258
五三	與歐陽竟無談唯識.....	264
五四	參與陳獨秀葬儀感言：「論定尚須十世後」.....	268
五五	三年最枯燥最平淡的生活：翻譯聖經.....	275
五六	白頭老少年：平生師友飄零盡.....	280
五七	紅樓夢寶藏六講.....	286

五八	為《新民報》撰稿.....	291
五九	《九死一生記》：「革命大潮中滾來滾去的一點一滴」.....	296
六〇	「和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內戰似難避免」.....	299
六一	病逝南京：畢生知己陳獨秀，身後蕭條一樣寒.....	304
	參考文獻.....	309
	後記.....	314

而今一水是天涯（序）

如是我聞，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高語罕是新文化運動的先行者，一直握筆在手為着光明的未來奮鬥。他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思想家，曾被誣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老妖精」。其代表著作《白話書信》，與陳獨秀《獨秀文存》、胡適《嘗試集》為上海亞東圖書館最暢銷三部書，屢遭查禁卻再版 39 次，發行 20 餘萬部，影響無數青年志士，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他堅持「站在民眾的立場用唯物史觀主義來寫作」，先後撰寫、編譯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辨證法經典》《理論與實踐——從辨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書信體）》等著作 36 部，文章近千篇，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先河。是為立言。

高語罕是許多重大事件見證者，親歷中共建黨建團建軍的歷史。早歲任青年軍秘書長，經歷辛亥革命。經李大釗介紹，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為中國最早的黨員之一。與陳獨秀發起創辦《新青年》，受陳獨秀委託最早發起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起草國民黨二大宣言，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常委，任黃埔軍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將黨代表，親歷「中山艦事件」。作為第二方面軍秘書長兼共產黨黨團書記，與第二方面軍將領葉挺、賀龍、葉劍英、廖乾吾召開「小划子會議」，策劃南昌起義，起草南昌起義中央委員宣言和致中共中央的報告。是為立功。

高語罕對大眾的關切和貧賤不能移的人格，堪足為青年模範。辛亥革命時期，冒死為韓衍收屍，成為「革命大潮中滾來滾去的一點一滴」，「道德苟有一絲一毫之可議，魑魅魍魎於我皆有發言權」。畢生致力於文化教育事業，提出「不要拿可憐的學生們做升官發財的工具」，「一心一意地站在平民大眾的立場上」，「幫助青年找到一點作文的軌範」。抗戰 14 年，「一心一意欲對抗戰致其綿力」，「極力堅定當局抗戰決心與信念」。出黨之後，「只有一點政治的人格與良心還沒有出賣」。在陳獨秀去世後，參與葬儀並不斷撰述評價，「獨秀並沒有死」。是為立德。

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本書可說是一件百衲衣，針線材料大都從高語罕舊著拾掇而來。凡高語罕未親歷親睹親聞者，絕不敢穿鑿附會反失其真。其中穿針引線，築路搭橋，偶有不能接榫處，方藉助其他史料，至於手藝工拙，在所弗計。

2017 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週年，新文化運動 100 週年，也是高語罕誕辰 130 週年，去世 70 週年。高語罕之名可謂鮮為人知，其書其事湮沒亦可謂久矣。高語罕在世 61 年，本書亦作 61 節，取「一弦一柱思華年」之意。本書惟願作一小筏，能助讀

者渡至彼岸，一覽高語罕的無窮寶藏。後來有起高語罕舊著於地下，使寶藏重見天日者，亦是功德一件。

作者

2010年8月1日初稿

2017年5月4日修訂

引子

1947年4月23日晨零時半，一個男子在南京中央醫院病逝。他的學生將他葬在雨花台花神廟，與他的同鄉、《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墓相對。他的昔日上海大學同事于右任在墓碑上題寫：高語罕之墓。

辛亥革命前夕，高語罕親睹徐錫麟刺殺恩銘，親歷馬炮營起義，與韓衍組建青年軍任秘書長。與陳獨秀、胡適交往頻繁，《新青年》（《青年雜誌》）創刊之初，即發表《青年之敵》《青年與國家之前途》《青島茹痛記》等多篇文章。參加李大釗發起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1年1月出版《白話書信》，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開山之作，比《大眾哲學》早15年。

中共建黨初期，他與李大釗、陳獨秀交往密切。張申府回憶，1920年，「北京第一個發展了張國燾，以後又發展了高語罕」。^①毛澤東回憶，「在德國也組織了共產黨，只是時間稍後一些；黨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

^① 張申府：《所憶——張申府憶舊文選》，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頁。

大學教授)」。①張國燾回憶，「他(指陳獨秀——引者註)自己則擔任在南京、安慶、蕪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發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他的老友著名學者高語罕那時正在安徽教書，是最先響應的人」。②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與汪精衛共同起草國民黨二大宣言，並被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常委。受周恩來邀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將黨代表，同時兼任毛澤東任所長的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政治訓練主任。他親歷中山艦事件，喊出了「不僅要打倒北方的段祺瑞，也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而同鄧演達、惲代英、張治中一起被蔣介石視為「黃埔四兇」③。任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時，連續發表了14篇社論抨擊蔣介石，被譽為武漢反蔣的「大炮」。

南昌起義前夕，他作為第二方面軍秘書長，同時兼任共產黨團書記，堅決反對張國燾推遲起義時間。同第二方面軍將領葉挺、賀龍、葉劍英、廖乾吾在甘棠湖一條小船上進行了密謀，史稱「小划子會議」。南昌起義後任革命委員會秘書，起草了八一南昌起義中央委員宣言。後來奉周恩來之命赴香港，爭取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起義失敗後，寫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個人對於八一事件之經歷及意見，對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見》。

九·一八事變後，他即發起組織中國著作者抗日協會，主編

①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3頁。

② 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頁。

③ 高語罕：《九死一生記》第9期，載成都《新民報》日刊1945年8月24日第4版「雄辯」專欄。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盧溝橋事變後積極投身抗戰，「一心一意欲對抗戰致其綿力」。常在滬渝蓉等地的報紙雜誌上發表時論，表達對時局的意見，極力堅定當局抗戰決心與信念。抗戰勝利後，在社論中說：「吾人敢正告國人曰：團結談判希望不大，內戰似難避免。即勉強妥協，其為時也亦必至暫。斯言雖苦，卻將成為歷史真理！」^①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二十年如一日，始終堅持政治信念，抱定為真理而犧牲的堅定意志和勇敢精神，編譯了宣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思想的《辨證法經典》《理論與實踐——從辨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出發（書信體）》《唯物論史》以及作為馬克思主義來源的《康德的辨證法》《斐希特的辨證法》和黑格爾《歷史哲學綱要》等著作；撰寫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白話書信》《白話書信二集》《中國思想界的奧伏赫變》、懷念為革命而犧牲戰友的《百花亭畔》《九死一生記》、宣傳抗戰的《烽火歸來》《一日一談》等著作；撰寫了引導青年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把個人前途和社會問題、國家命運聯繫起來，為中國未來撒播革命火種的《青年書信》《讀者顧問集》《國文作法》《紅樓夢寶藏》等著作，留下了大量珍貴史料。

中山艦事件後，他被迫離開黃埔時曾吟誦：「卸卻戎裝又儒裝，平生書劍幾行藏。踉蹌浮海非高隱，祠罷中山祠馬昂（馬昂即馬克思恩格斯——引者註）。」「離騷讀罷聽悲笛，入夜江聲

^① 原載《新民報》1945年10月7日社論，轉引自《入蜀前後》（13），《民主與統一》1946年第13期。

走萬蛇。曾住此間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淮河水日夜流經他的故鄉正陽關，他的事跡是寫在水上，他的事跡本不該湮沒無聞，且讓我們走進高語罕的正陽關童年。

一 「七十二道山河歸正陽」

長淮三面八百里，七十二水通正陽。正陽關地處淮河、潁河、澗河交匯處，扼守三水之咽喉。淮河上游集水面積 9 萬多平方公里，約佔整個淮河流域三分之一、呈扇形分佈的大小支流，都匯集到正陽關流向下游，自古就有「七十二道山河歸正陽」之說。用當地的話來講就是——「水過正陽才是淮」。

正陽關歷史悠久，若依《左傳》記載，至今有着 2700 多年歷史。若從東漢末年劉備在此築城算起，也有 1700 多年歷史。1465 年（明成化元年），正陽設立收鈔大關，直屬戶部管理，年徵稅銀達 6 萬兩，從此便有了「銀正陽」之稱，正陽關因此得名。1887 年（清光緒十三年）8 月 1 日，高語罕就出生在安徽壽州正陽關^①。

① 現在所見的一般資料大都認為高語罕生於 1888 年，卒於 1948 年。而《民主與統一》1947 年第 33 期《悼高語罕先生》載：「據二十四日南京電，高語罕患胃癌不治，於二十三日晨在此間逝世，享年六十一。」1947 年 5 月 5 日《快活林》第 59 期發表的大蟲的《陳立夫哭弔高語罕》中說：「在四月二十三日高氏病死於中央醫院的消息傳出，陳氏立即前往弔唁，雙淚如流，可見二人間之私誼確實深摯。」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載：「高語罕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卒於南京。」



正陽關北門：淮南古鎮

高語罕出生的時候，正陽關是皖北唯一的商埠，商業輻輳於此，淮岸的鹽和各省及外洋的雜貨，均取道長淮經正陽關輸送皖西、豫東各地；皖西、豫東各地的土產，如六安的茶、麻、竹、

(接上頁) 據此，高語罕卒年應是 1947 年 4 月。由他享年 61 歲(虛歲)前推，應生於 1887 年。再據 1924 年 10 月 12 日高語罕為程浩《節制生育問題》寫的序文開首便是：「行年今年三十有八」，按照當時慣用的「虛歲」計，也可推知高語罕的生年為 1887 年。此外，高語罕第一本小說集《犧牲者》，以自己為原型的「壽兒」屬豬，1887 年正是農曆丁亥年。(以上是 2011 年以前根據考證推出的結論，近年發現許多直接證據，均可證明高語罕確實是卒於 1947 年 4 月 23 日。比如：南京《新民報》晚刊 1947 年 4 月 23 日刊登《高語罕今入殮》，明確指出「今晨零時半溘然長逝」；4 月 24 日刊登《高語罕先生的死》；5 月 1 日刊登《悼高語罕先生》。據此，根據中國民間約定俗成的「虛歲」計算法，高語罕享年 61 歲，前推高語罕出生於 1887 年。根據高語罕妹妹高玉英生前回憶，高語罕出生於陰曆七月初，當時打雷下雨，以及其他資料，確定高語罕出生於 1887 年 8 月 1 日。)

木，潁州、霍邱、潁上等處的米麥，河南周家口等處的穀梁與牛皮等，也必經過這裏輸送出去。故而，正陽關在當時中國內地是一個消息靈通、得風氣之先的地方。

正陽關得水運之利，舟車四達，戶口殷繁，帆船競至，商賈沓來，被譽為「皖北秦淮」。城外有高堤護着城池，每當春水氾濫的時候，堤邊楊柳低垂，從南堤到北堤沿正陽城西的長淮十里，一眼望去，帆檣林立，絡繹不絕，常泊在正陽關的有上千隻船。高語罕很小的時候就會唸：「千里長淮掛長帆，一曲漁歌唱千年。都道淮河風光好，鳳城首鎮正陽關。」^①

高語罕家在明末清初是一個大地主家庭。據高氏家譜所載，明末大饑，高語罕的祖先曾經捐納過三千擔糧食放賑，明廷御賜「尚義門」的匾額予以褒獎。曾祖時代，高家還有上千畝的田地，同時也是大鹽商、大行商。外曾祖太爺在苗沛霖手下做「大旗杆子」。

高語罕出生前，家裏還開着鹽店、錢莊、油坊、炒貨行，到他五六歲時，家境已經開始沒落，但是家中仍很氣派：「大門是很高的石台坡、石門檻，前後一起有百十間瓦屋，中有五間大廳，可以坐四五十桌席。」^② 自家祠堂仍舊掛着對聯：先人助麥三千擔，聖祖恩頒尚義門。

高語罕的外祖父也是個大鹽商，住在離正陽關十里的李家台子集鎮。小時候高語罕常常隨着母親去外祖家，在河道上老遠地

① 高語罕：《百花亭畔》，亞東圖書館 1933 年版，第 3 頁。

② 高語罕：《九死一生記》第 82 期，載成都《新民報》日刊 1945 年 11 月 5 日第 4 版「雄辯」專欄。

望着一片黑沉沉的森林。這個地方是湖灣，地勢低窪，每逢發大水，門外便是一片汪洋，所以家家都築起高高的土台以防水患。

在高語罕的童年記憶裏，到外祖母家和舅舅一起玩耍，是最快樂的事情。每到黃昏將近，片片雲霞，映着河水，太陽返照，穿過長林，直照到莊上的一帶房屋。飛鳥喳喳地叫着，投入樹叢裏。牧童騎在牛背上，在靄靄晚煙中歸來。

高語罕從外祖家坐「小划子」回來的時候，遠遠地就會望見南堤的楊柳，依依掩映着雄壯的殿宇，正是正陽關最好的風景。南門外一片船桅好像光桿樹林，簇擁着一隻頂大的船，前邊掛着虎頭牌，那就是抄號船——關口上稽查過往貨船、收納關稅的官船。這時高語罕總會拍手叫着：「到家咧！那不是南門樓子嗎？你聽，嗷嗷叫的，抄號船打號子咧。」划子穿過排排大船，從正陽關南門轉到西門。小語罕從這裏上岸，走不遠就到鹽店巷自己的家了。

二 在義塾和私塾裏讀書

高語罕 5 歲時，正陽關鹽務總局在他家中設立了義塾。高語罕的父親就在自己家中教書，教十幾個學生，高語罕也在其中。那時，高語罕乳名高超，學名高世素。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在正陽稅關管理賬目；父親有時也到稅關幫忙算賬。母親督促嚴格，平日不許他出大門。

高語罕有時隨母親到外祖家，也要把字塊兒和《三字經》《千字文》《龍文鞭影》《唐詩三百首》等帶着。在外祖家，早起必須溫習《孟子》三遍，才許吃早飯；午前必須寫仿兩張（大小字各一），溫習《大學》《中庸》各兩遍，才許吃午飯；午後必須溫習《詩經》兩遍，才許吃晚飯。高語罕聰明俊秀，一兩年便讀了好幾部書，又寫得一筆好字。有時鹽務總局派人來義塾考查，高語罕的分數很高，總得些紙墨筆硯的獎品。

高語罕 10 歲時，他的祖父去世。臨終前，祖父向稅關主事者請求讓高語罕的父親接任這個職務，顧全一家十餘口的衣食。稅關主事者同意了，這樣設在高家的義塾也就停了。

高語罕的母親極力鼓勵他繼續求學。這時，恰好父親的同窗



鹽店巷

程二夫子，正在離高家不遠的王先生家裏教書。高語罕就隨父親來到王先生家，上香，點蠟燭，放鞭炮，頂聖人牌子，給程二夫子磕頭，給東家王先生行禮，和同學互相作揖，這就進了私塾。

程二夫子眼睛近視，加上幾個學生不是東家的孩子，就是東家的外甥，所以私塾管理一點都不嚴格。幾個學生背書的時候，每人都攜有小本同樣的書在手中，偷眼看着背將下去。一個學生背書的時候，其他同學高聲叫喊，使老師不能辨別，於是背書的同學胡亂地喊幾句就算完事。高語罕入學前本已經把《詩經》《尚書》《論語》《易經》《唐詩三百首》都唸得爛熟，跟着程二夫子讀書不上兩年，倒把原來讀的書都忘記了。^①

^① 高語罕：《白話書信》，亞東圖書館 1921 年版，第 224 頁。

高語罕 13 歲時，程二夫子教他作八股文，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以及「蜂腰格」「鶴膝格」等式樣學了整整一年。後來八股廢了，改考策論，程二夫子便教高語罕作經義，用的教材是王安石、曾國藩的。

高語罕祖父的朋友李菴園精於漢學和宋學，對詩經也頗有研究，那時常到高語罕家。高語罕便託他到南京買了《左傳》和《綱鑑易知錄》，請程二夫子講。程二夫子不給講，認為只要把文章做好就得了，何必去讀那樣的書。

高語罕沒辦法，只得自己來讀《左傳》。他看了一兩遍，不大了然；看了四五遍之後，才覺得《左傳》的話最俏皮，最尖刻，最妙不過，辭令美好，敘述的事情也有趣味。他一開始用朱紅圈點，繼而黑墨圈點，「大膽地從這寂寞的沙漠裏，淘而又淘，居然淘出清滴滴的泉水來。」^①

高語罕後來回憶：「我幼年最喜歡讀兩種文字，一種是《莊子》《左傳》《史記》，一種是古今名人書牘，如《三星使書牘》《史忠正公書牘》《歐陽文忠書牘》《歷代名人書牘》等等，而尤以《曾文正公家書》《江陵書牘》《三名臣書牘》為最。因為《莊子》多寓言，有許多極有趣味的，近於現代短篇小說的故事，即插話。《左傳》的詞令之妙，令我不忍釋手，我曾手選左文四大冊。《史記》承襲《莊子》與《左傳》的奇技，而又貫以太史公（司馬遷）一種憤世嫉俗、抑鬱難平之氣，如《遊俠列傳》《酷吏列傳》《太史公自傳》《項羽本紀》《貨殖列傳》《管晏列傳》，我不敢說我做文言

① 戈魯陽：《犧牲者》，亞東圖書館 1928 年版，第 184 頁。

文，得到他們的神髓，然而如上面所舉諸篇，實給我此後生活以莫大的刺激。」^①

① 高語罕：《現代名人書信》，上海光華書局 1933 年版，第 1-2 頁

三 第一次聽見「革命」兩個字

高語罕雖然家道中落，但在當地的門第還是數得着的。當時正陽關的風俗是，無論甚麼人家，一生了孩子，就要忙着訂親。若是孩子大了，還沒訂親事，一定會被人家看不起。

高語罕父親有個把兄弟魏先生，兩家是幾十年的通家往來。魏先生醫術高明，慷慨好義，交遊頗廣。他到人家診病，向來不拿架子。他家雖不是正陽關的大戶人家，地方上也着實尊敬他。魏先生對高語罕家尤其好，只要聽說高家大人小孩傷風頭痛，不用請就去了。他最喜歡高語罕，每到高家必定把他拉到面前，問這問那。

有一天魏先生和高語罕的父親談天，當面直說：「高超 10 歲，我家二女兒 7 歲，正好配一對，你看怎樣？」父親自然同意，母親卻說不行：「他家二姑娘我看過的，臉上有一塊黑痣，而且是屬虎的，高超屬豬，女家一定克夫，使不得！」

魏先生聽說後不太高興，過了一個月又託媒婆來說他的大女兒，比高語罕大兩歲。高家不好再次推辭，只好答應下這門親事。過了兩天，高家下紅帖子請了兩桌客，點紅蠟燭，燒香，拜

祖先，謝媒人，送八字，過禮書，坐宴席，吃酒，為 10 歲的高語罕訂了娃娃親。^①

高語罕 11 歲時，有一天上午提着水壺上街泡開水。街上的早市人多擁擠，忽然，人群向兩邊分開，喝道的聲音從人叢中破空而來。高語罕呆呆地站在茶館門口，看見幾乘大轎從面前經過。

正陽公行門口的茶館，就像當時上海的國際無線電台，地方上有甚麼事情發生，不消片刻就可從茶館裏傳遍全鎮。有人說：



《百花亭畔》書影

① 戈魯陽：《犧牲者》，第 42-49 頁。《白話書信》第 226-227 頁亦交代高語罕的婚姻狀況。

「你不知道她們是擺祭的?!」有人說：「那頭頂轎子就是總辦小姐。」「革命黨！革命黨！這位總辦小姐的丈夫是個革命黨！前天在北京城造反，被皇帝拿着了，就地正法！這位小姐去南堤祭奠哭靈咧！」^①

原來，正陽關督銷總辦的女婿叫林旭，是個新科舉人，參加了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黨。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下旨將譚嗣同、林旭等「戊戌六君子」逮捕殺害。督銷總辦在南堤設了祭壇，讓他女兒去朝北望空遙祭。

高語罕泡了水出了茶館，回到家中，一進門就被母親大罵一頓，幸而沒有捱打。高語罕覺得這天是一生中最可紀念的日子，因為他在這天第一次聽見「革命」這兩個字。

高語罕 13 歲時，有一天剛從鹽店巷出來，就碰到一群人跟着幾個外國女人，從南往北走。後邊一群人在亂喊：「打洋鬼子（這是當時稱呼一般外國人的口頭語）呀！」「大師兄，紅燈照……」「扶清滅洋，義和團……」^②

這幾個外國人是在潁州、霍邱、潁上一帶傳教的天主教牧師，因為北方義和團的風波從京畿開始，一直蔓延到直隸、山東、河南諸省，洶湧的浪潮濺及江蘇、安徽的北部。在安徽的各個地方也有很多貧民開始行動，打擊外國傳教士，因此安徽很多傳教士都紛紛離開當地的教堂，回到上海尋求保護。

潁州、霍邱、潁上一帶的傳教士要想回到上海，就必須經過

① 高語罕：《百花亭畔》，第 5-6 頁。

② 高語罕：《百花亭畔》，第 9-10 頁。

正陽關，在浦口渡江到南京，所以在正陽關能夠經常看到路過的傳教士遭到圍攻。那些群眾的笑罵聲給高語罕留下了深深的「滅洋」的印象，也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印象。

從那以後，高語罕就頻繁接觸到「革命」思想，開始對「種族革命」有了朦朧的認識。尤其是義和團運動「扶清滅洋」和維新運動「變法救國」激勵了高語罕，讓他開始萌發了了解社會現實、學習西方的願望；同時，清末科舉制度的廢除、新式教育的施行為高語罕種族革命思想的成長創造了機會。

事隔三十多年後，高語罕回憶，「兒童時代的情形，都成了模糊不清的恍兮惚兮的影子，只有這兩件事，還是宛在目前，情景如畫」。^①

① 高語罕：《百花亭畔》，第12頁。

四 從「坐紅椅子」到考試上榜

高語罕 17 歲時，在鳳陽經世學堂擔任漢文總教習的李筱園，寫信招他去投考。高語罕的父親不忍他遠離膝下，而母親則堅決支持：「家道如此清貧，與其守在跟前，一事無成，莫如讓他遠走高飛，或可找到一條出路。我志決矣！」^①

高語罕進鳳陽經世學堂，既有李筱園的鼓勵提攜，也是受壽州公學的風氣影響。

原來，壽州孫毓筠因受了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的影響，在城內創辦公學，招收城鄉子弟進行教育，並親自管教，又選擇其中年長而有志趣的學生，資送他們留學日本，於是壽州教育呈現出一種活潑的氣象。正陽關距壽州城只有 60 公里，高語罕在不知不覺之中受到壽州公學的影響。

高語罕到鳳陽經世學堂參加考試，暫住李筱園家。試題是一篇三百字的文章，他連「之乎者也」都弄不清楚，最後勉強做了一

^① 高語罕：《九死一生記》第 83 期，載成都《新民報》日刊 1945 年 11 月 6 日第 4 版「雄辯」專欄。